

明
史

卷
天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徐溥

邱濬

劉健

謝遷

李東陽

王鏊

劉忠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祖鑑瓊州知府有惠政溥景泰五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憲宗初擢左庶子再遷太常卿兼學士成化十五年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久之改吏部孝宗嗣位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旋進禮部尚書弘治五年劉吉罷溥爲首輔屢加少傅太子太傅溥承劉吉恣睢之後填以安靜務守成法與同列劉健李東陽謝遷等協心輔治事有不可輒共爭之欽天監草職監正李華爲昌國公張懋擇葬地中旨復官溥等言卽位以來未嘗有內降倅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詔八年太皇太后召崇王來朝溥等與尚書倪岳諫帝

爲請乃已占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溥等言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無勞遣使萬一抗令則虧損國體問罪興師後患滋大於是罷不遣是年十二月詔撰三清樂章溥等言天至尊無對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甚矣郊祀樂章皆太祖所親製今使製爲時俗詞曲以享神明亵瀆尤甚臣等誦讀儒書邪說俚曲素所不習不敢以非道事陛下國家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誠欲其謨謀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匡弼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言莫違也今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乘間而入此皆臣等無狀不足以啓聖心保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三願陛下曲賜聽從俾臣等竭鰥鈍少有裨益非但樂章一事而已奏入帝嘉納之帝自八年后視朝漸晏溥等屢以爲言中官李廣以燒鍊齋醮寵十年二月溥等上疏極論曰舊制內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時上聞又常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章奏批答不時斷

決或稽留數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士疎遠邪說得行近聞有以齋醮修鍊之說進者宋徽宗崇道教科儀符籙最盛卒至乘輿播遷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信柳泌以殞身其禍可鑒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餘彼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下若親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說哉自古奸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爲言唐臣李絳有云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溺於晏安目前視之雖若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斂百出土馬罷敝閭閻困窮愁歎之聲上干和氣致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興妖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緘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爲陛下言者帝感其言三月甲子御文華殿召見溥及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盍就此面議旣畢賜茶而退自成化間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舉朝詡爲盛事然終

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尋以災異求言廷臣所上封事經月不報而言官論救何鼎忤旨待罪者久溥等皆以爲言於是悉下諸章而罷諸言官弗問溥時年七十引年求退不許詔風雨寒暑免朝參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華蓋殿大學士以目疾乞歸帝眷留久之乃許恩賚有加踰年卒贈太師謚文靖溥性凝重有度在內閣十二年從容輔導人有過悞輒爲掩覆曰天生才甚難不忍以微瑕棄也屢遇大獄及逮繫言官委曲調劑孝宗仁厚多納溥等所言天下陰受其福嘗曰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患不能守耳卒無所更置性至孝嘗再廬墓自奉甚薄好施予置義田八百畝贍宗族請籍記於官以垂永久帝爲復其徭役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舉鄉試第一景泰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濬旣官翰林見聞益廣尤熟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成化元年兩廣用兵濬奏記大學士李賢指陳形勢纏纏數千言賢善其計聞之帝命錄示總兵官趙輔巡撫都御史

韓雍雍等破賊雖不盡用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間秩滿進侍講與修英宗實錄進侍講學士續通鑑綱目成擢學士遷國子祭酒時經生文尚險怪濬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痛抑之及是課國學生尤諄切告誠返文體於正尋進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於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採羣書補之孝宗嗣位表上其書帝稱善賚金幣命所司刊行特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弘治四年書成加太子太保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尙書入內閣者自濬始時年七十一矣濬以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明年濬上言臣見成化時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五六百震邇者彗星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二鳴於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三今乃屢見於二十年之間甚可畏也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清心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尚不惑於異端節財用不至於耗國公任使不失於偏聽禁私謁明義理慎儉德勤政務則承風希寵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

災弭矣因列時弊二十二事帝納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參濬在位嘗以寬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顧性褊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六年大計羣吏恕所奏罷二千人濬請未及三載者復任非貪暴有顯跡者勿斥留九十人恕爭之不得求去太醫院判劉文泰嘗往來濬家以失職訐恕怒疑文泰受濬指而言者譁然言疏稿出濬手恕竟坐罷人以是大不直濬給事中毛珵御史宋憲周津等交章劾濬不可居相位帝不問踰年加少保八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莊濬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議論好矯激聞者駭愕至修英宗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正德中以巡按御史言賜祠於鄉曰景賢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父亮三原教諭有學行健少端重與同邑閻禹錫白良輔遊得河東薛瑄之傳舉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謝交遊鍵戶讀書人

以木強目之然練習典故有經濟志成化初修英宗實錄起之憂中固辭不許
書成進修撰三遷至少詹事充東宮講官受知於孝宗既卽位進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弘治四年進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累加太子
太保改武英殿十一年春進少傅兼太子太傅代徐溥爲首輔健學問深粹正
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清寧宮災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健與同列李東陽謝
遷疏言古帝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向來奸佞熒惑聖聽賄賂公行賞罰失當
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幸元惡殄喪聖心開悟而餘慝未除宿弊未革伏願奮
發勵精進賢黜姦明示賞罰凡所當行斷在不疑毋更因循以貽後悔帝方嘉
納其言而廣黨蔡昭等旋取旨予廣祭葬祠額健等力諫僅寢祠額南北言官
指陳時政頗有所論劾一切皆不問國子生江瑢劾健東陽杜抑言路帝慰留
健東陽而下瑢於獄二人力救得釋十三年四月大同告警京師戒嚴兵部請
甄別京營諸將帝召健及東陽遷至平臺面議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等三人
而召鎮遠侯顧溥督團營時帝視朝頗晏健等以爲言領之而已十四年秋帝

以軍興缺餉屢下廷議健等言天下之財其生有限今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務爲新巧齋醮日費鉅萬太倉所儲不足餉戰士而內府取入動四五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計土木日興科斂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內府工匠之餉廩歲增月積無有窮期財安得不匱今陝西遼東邊患方殷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望陛下絕無益之費躬行節儉爲中外倡而令羣臣得畢獻其誠講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明年四月以災異陳勤朝講節財用罷齋醮公賞罰數事及冬南京鳳陽大水廷臣多上言時務久之不下健等因極陳怠政之失請勤聽斷以振紀綱帝皆嘉納大明會典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與東陽遷同賜蟒衣閣臣賜蟒自健等始帝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先是清寧宮成命灌頂國師設壇慶讚又遣中官齋真武像建醮武當山使使詣泰山進神袍或白晝散燈市上帝重違太后意曲從之而健等諫甚力十五年六月詔擬釋迦啞塔像讚十七年二月詔建延壽塔朝陽門外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爲真人皆以健等

力諫得寢是年夏小王子謀犯大同帝召見閣臣健請簡京營大帥因言京軍
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帝然之退復條上防邊事宜悉報允未
畿邊警狎至帝惑中官苗達言銳欲出師健與東陽遷委曲阻之帝意猶未回
兵部尚書劉大夏亦言京軍不可動乃止帝自十三年召對健等後閣臣希得
進見及是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嘗論及理
財東陽極言鹽政弊壞由陳乞者衆因而私販數倍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
駙馬歐陽倫以私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孰敢爲陛下言者帝曰非不
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戶部覈利弊具議以聞當是時健等三人同心輔政竭情
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呼爲先生而不
名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左右間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諸進退文武大
臣釐飭屯田鹽馬諸政健翊贊爲多未幾帝疾大漸召健等入乾清宮帝力疾
起坐自敘卽位始末甚詳令近侍書之已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良苦東宮聰
明但年尙幼好逸樂先生輩常勸之讀書輔爲賢主健等歎歎頓首受命而出

翌日帝崩武宗嗣位健等釐諸弊政凡孝宗所欲興罷者悉以遺詔行之劉瑾者東宮舊豎也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八人俱用事時謂之八黨日導帝遊戲詔條率沮格不舉京師淫雨自六月至八月健等乃上言陛下登極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矣未聞汰冗員幾何省冗費幾何詔書所載徒爲空文此陰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監局倉庫城門及四方守備內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匠費鉅萬計僅足供其役使寧可不汰文武臣曠職僨事虛糜廩祿者寧可不黜畫史工匠濫授官職者多至數百人寧可不罷內承運庫累歲支銀數百餘萬初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百萬未知有無寧可不勾校至如縱內苑珍禽奇獸放遣先朝宮人皆新政所當先而陛下悉牽制不行何以慰四海之望帝雖溫詔答之而左右宦豎日恣增益且日衆享祀郊廟帶刀被甲擁駕後內府諸監局僉書多者至百數十人光祿日供驟益數倍健等極陳其弊請勤政講學報聞而已正德元年二月帝從尚書韓文言畿甸皇莊令有司徵課而每莊仍留宦官一人校尉十人健等言皇莊既

以進奉兩宮自宜悉委有司不當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親之意因備言內
臣管莊擾民不省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爭職掌爲近習所撓健等擬
旨上不從令再擬健等力諫謂奸商譚景清之沮壞鹽政北征將士之無功授
官武臣神英之負罪玩法御用監書篆之濫收考較皆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
定制況今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恆星晝見太陽無光內賊縱橫外
寇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而中外臣僕方且乘機作奸排忠直猶仇讎保奸
回如骨肉日復一日愈甚於前禍變之來恐當不遠臣等受知先帝叨任腹心
邇者旨從中下略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似此之類不可悉舉若復顧惜
身家共爲阿順則罔上悞國死有餘辜所擬四疏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不
報居數日又言臣等遭逢先帝臨終顧命惄惄以陛下爲託痛心刻骨誓以死
報卽位詔書天下延頸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非惟廢格
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謂之瀆擾
釐剔弊政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

可破臣等心知不可義當盡言比爲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如非卽當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子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若冒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旣負先帝又負陛下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復上疏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命所司詳議健知志終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東陽謝遷繼之帝皆不許旣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六月庚午復上言近日以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鈞獮非所以養仁心鷹犬兔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不可施於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於前臣不勝憂懼帝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貴改過卿等言是朕當行之健等乃

錄廷臣所陳時政切要者請置坐隅朝夕省覽曰無單騎馳驅輕出宮禁曰無
頻幸監局泛舟海子曰無事駕犬彈射曰無納內侍進獻飲膳疏入報聞先是
孝宗山陵畢健等卽請開經筵帝初勉應之後數以朝謁兩宮停講或云擇日
乘馬健等陳諫甚切至八月帝旣大婚健等又請開講命俟九月至期又命停
午講健等以先帝故事日再進講力爭不得當是時健等懇切疏諫者屢矣而
帝以狎近羣小終不能改旣而遣中官崔果等督織造乞鹽萬二千引所司執
奏給事中陶諧徐昂御史杜旻邵清楊儀等先後諫健等亦言不可帝召健等
至煖閣面議頗有所詰問健等皆以正對帝不能難最後正色曰天下事豈皆
內官所壞朝臣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因命鹽引悉如果請健等
退再上章言不可帝自愧失言乃俞健等所奏於是中外咸悅以帝庶幾改過
健等遂謀去入黨連章請誅之言官亦交論羣閣罪狀健及遷東陽持其章甚
力帝遣司禮詣閣曰朕且改矣其爲朕曲赦若曹健等言此皆得罪祖宗非陛
下所得赦復上言曰人君之於小人不知而誤用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知而

不去則小人愈肆君子愈危不至於亂亡不已且邪正不並立今舉朝欲決去此數人陛下又知其罪而故留之左右非特朝臣疑懼此數人亦不自安上下相猜中外不協禍亂之機始此矣不聽健等以去就爭瑾等八人窘甚相對涕泣而尚書韓文等疏復入於是帝命司禮王岳等詣閣議一日三至欲安置瑾等南京還欲遂誅之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聲色俱厲岳素剛正疾邪慨然曰閣議是其儕范亨徐智等亦以爲然是夜八人益急環泣帝前帝怒立收岳等下詔獄而健等不知方倚岳內應明日韓文倡九卿伏闕固爭健逆謂曰事且濟公等第堅持頃之事大變八人皆宥不問而瑾掌司禮健遷遂乞致仕賜敕給驛歸月廩歲夫如故事健去瑾憾不已明年三月辛未詔列五十三人爲奸黨榜示朝堂以健爲首又二年削籍爲民追奪誥命瑾誅復官致仕後聞帝數巡遊輒歎息不食曰吾負先帝世宗立命行人齎敕存問以司馬光文彥博爲比賜齎有加及年躋九十詔撫臣就第致束帛餼羊上尊官其孫成學中書舍人嘉

靖五年卒年九十四遺表數千言勸帝正身勤學親賢遠佞帝震悼賜卹甚厚贈太師謚文靖健器局嚴整正己率下朝退僚寀私謁不交一言許進輩七人欲推焦芳入吏部健曰老夫不久歸田此座卽焦有恐諸公俱受其害耳後七人果爲芳所擠東陽以詩文引後進海內士皆抵掌談文學健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孫望之進士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復第一授修撰累遷左庶子弘治元年春中官郭鏞請豫選妃嬪備六宮遷上言山陵未畢禮當有待祥禪之期歲亦不遠陛下富於春秋請俟諒陰既終徐議未晚尚書周洪謨等如遷議從之帝居東宮時遷已爲講官及是與日講務積誠開帝意前夕必正衣冠習誦及進講敷詞詳切帝數稱善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八年詔同李東陽入內閣參預機務遷時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進詹事兼官如故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上疏勸太子親賢遠佞勤學問戒逸豫帝嘉之尙書馬文升以大同邊警餉饋不足請加南方兩稅折銀遷曰先朝